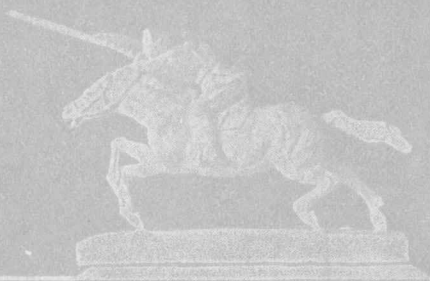


1
解放軍文藝叢書

誰是最可愛的人

魏 巍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誰是最可愛的人

魏巍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二年·北京

誰是最可愛的人

魏 巍 著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初版

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第四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 60001—90000

定價 4,200 元

目次

朝鮮人	一
火與火	二三
前線童話	二六
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	三二
火線春節夜	四四
誰是最可愛的人	六〇
戰士和祖國	六九
年輕人，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	八三
冬天和春天	九六
我怎樣寫『誰是最可愛的人』	一〇三

朝鮮人

年輕的朋友們，請你告訴我

在艱苦的日子裏

甚麼是這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？

—

我有着許多可愛的老戰友，都像拴在我的心上一樣。不定在甚麼時候，他們就微笑着，隱隱出現在我的眼前。

1
今年，自從朝鮮戰爭爆發以後，最引我懷念的，是我的一個朝鮮籍的老戰友——老金。每當我翻開報紙，看到人民軍勇猛進軍直迫釜山的時候，就好像看

見他騎着一匹馬，帶着一支隊伍，沉默地、氣昂昂地疾進着。有時候，又像看見他在陣地前沿的戰壕裏，嚴肅地舉着望遠鏡，望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工事在思考。可是，當我又看到侵略者在仁川登陸的消息，就像看見他——老金，又瘦了些、黑了些，在費力地指揮着隊伍，掩護着，艱難地撤退着。特別是，我看到侵略者向朝鮮傾下千百噸燒夷彈的消息，就好像看到老金和他的隊伍，在無邊的大火裏苦戰、呼喊。……

老金，我的戰友！現在我翻看着你今年夏天給我的一封信，還有你在多年前留下的一把小刀。這把小刀，早已經長滿了厚厚的紅鏽。可使我更想起艱苦的日子，想起了你！

二

一九四二年的春末，我們正處在艱苦的反『掃蕩』中。有一天，爲了跳出敵人的合擊圈，直走了一整夜，才到了宿營地——在半山坡上，一個只有兩戶人家和一

個羊圈的小山莊。困得我也不知道是枕在同志的腿上還是膀子上，很快就睡熟了。

睡夢裏，我跟日本鬼子搏鬥着，被日本鬼子摔倒騎在身上，往我嘴裏塞石頭子。我掙扎着醒來，一看不知是哪個同志的一條又肥又粗的大腿，正橫在我的胸脯上。我搬開它坐起來，才發覺我是這麼餓呵，腿是這麼疼呵，再也睡不下去。我心裏唸叨着：『怎麼還不開飯呢！炊事員是搞甚麼鬼的呢！』加上我平素對司務長印象不好，不知怎地，就肯定是司務長光睡覺不負責任。越想越有氣，就順手找了一個小棍兒拄着走出來。

走到院子裏一看，做伙房的小屋還沒冒煙呢。我就冒了火，衝進去，劈頭就說：

『司務長，你這叫負責任不負責任？』

司務長正掂着一條小米袋兒思量甚麼，一聽，也冒了火。

『我爲甚麼不負責任？』他還用眼睛瞪我。

『你說！爲甚麼到這工夫還不做飯不點火？』

『你不調查研究，你主觀！』他竟然做了結論，又氣昂昂地說：『部隊一到宿營地，老鄉就說，米叫日本燒了，小半甕酸菜也叫倒在茅坑裏啦，我馬不停蹄地到了小張莊，糧庫主任也叫鬼子殺啦，誰也不知道糧食在甚麼地方藏着。來回二十里，我屁股還沒沾地，你……』他越說越氣粗：『燒火！你叫誰燒火？四個炊事員，夜黑價兩個跑了坡，這工夫還沒上來，這兒井也沒有，離河二里地，炊事員上上下下抬到這會兒，才抬了半缸。不知道你鑽到哪兒睡了一覺，就跑到這兒來撒野啦！』

我討了沒趣，氣也消了。有氣無力地問：

『那麼，怎麼辦呢？』

『怎麼辦？反正不夠就是它！』他掂了掂手裏的那條小米袋，又說：『李幹事！假若你是這個司務長，看你的錦囊妙計吧。』

我們倆就大眼瞪小眼地呆了起來。

這時候，兩個炊事員，吃力地抬着一大桶水走了進來。他們一邊喘氣一邊興

奮地說：

「司務長，咱們有辦法啦！」

司務長悶着頭。我沒精打采地問：

「有甚麼辦法呢？」

他們一邊往鍋裏倒水，一邊說：

「金幹事跟通訊員，揩了兩大簍野菜回來啦！」

我和司務長三脚兩步地跑了出去。只見老金跟通訊員一個人揩着一個大簍子，曲着身子正吃力地從溝底向莊上爬。看得出來，特別是老金已經再也走不動了。我們一邊喊一邊跑了下去，看見老金黃黃的臉，因為幾天不洗變得黑烏烏的，汗珠在下巴上掛着。他們倆的鞋頭，全飛了花，露出的腳指頭，用布裹着，凝着紫紅的血結。我們倆趕忙把兩個簍子從他們冒着熱氣的背上接過來，呀，滿滿的兩簍子野菜，甚麼野韭菜啦、淒淒芽啦、老鴉筋啦、水芥子啦，全是綠盈盈的，還像用它綠星般的小眼看人一樣。我們看看野菜，笑瞇瞇地看看他倆。司務

長拉着老金的手，不知說甚麼好。老金一時喘不上氣，但也看出他的眼睛在微微笑着。

我們把兩簍子綠盈盈的野菜往院裏一放，大家都圍上來，也是笑謎謎地看看野菜，看看他倆。

通訊員紅紅的臉上，亮着明閃閃的眼睛，喘着氣說：

『咱們金幹事，真是比不了呀，一到這兒，他打聽了一下老鄉，就把我喊走了。』他指了指對面那座鬱蒼蒼的山峯，說：『我們就爬了上去。金幹事用小刀，我用手指頭，就比賽起來啦。急得金幹事把小刀都碰壞了。』說着，他舉起一把明光光的小刀。我接過來一看，小刀果然碰了兩個口子。通訊員又說：『可是，金幹事的殲滅戰打得真澈底，連石頭縫裏的野菜，都叫他剔下來啦。他爬到一個懸崖上，要不是我拉着他，差點把他摔下去。』

『這一下老金可解決了問題啦。快燒火吧！我的肚子早提抗議啦。』

『會餐吧，同志們！』

「我燒火！」

「我擇菜！」

大夥嚷着，一齊動了手。老金也抓了一大把野菜，靠牆坐着，伸開兩隻開花鞋，擇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同志們圍着熱氣騰騰的一大鍋小米粥、兩大鍋野菜，用着各色各樣樹枝、木棍、草棒做成的筷子，狼吞虎嚥地吃起來。

誰也不能夠形容，它是多麼香甜呵。

那時候，現在寫詩的紅楊樹也跟我們一起當幹事，他當時還寫了這麼一首詩呢：

誰說野菜苦，

我說野菜香：

野菜長在荒嶺上，

不怕山窮露水冷。

石頭縫裏也生長。

誰說野菜苦，

我說野菜香：

野菜長在高山上，

不管連夜暴風雨，

星星一落見太陽。

朝鮮同志上山去，

野菜跟他到隊上；

吃罷野菜高聲唱，

人人都說野菜香。……

當天晚上，支部給了我一個任務，叫我培養老金入黨。

現在，忘在我挎包裏的那把長滿厚厚的紅鏽的小刀，就是老金當初挖野菜的

小刀呵。

三

連續幾個月的反「掃蕩」，我的身體已經拖垮了。我像許許多多同志一樣，像許許多多當時在苦難裏熬煎的人民一樣，發着很重的瘡子，長着滿身疥瘡；而且因為夜盲症，在夜行軍裏，兩條腿被石頭碰得滿是青一塊、紫一塊的傷痕。有一次，我們在大山上被敵人整整包圍了一天，沒吃一口飯，沒喝一滴水。夜間，部隊突圍了。下了山我再也站立不住，就昏昏迷迷地倒在了小河邊。

隊伍從我身邊迅速地奔馳過去。我知道我已經沒有可能跟隨部隊突圍了。我把頭伸到綠汪汪的溪水上，拼命地喝起來，想增加一點點力量。

『別喝啦，小李！』

我聽見有人喊我。抬頭一望，見老金離開隊伍，急忙忙地向回返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摸摸我的頭，說：『怎麼樣，小李？支部書記叫我留下來照顧你！』

『老金！』我叫了一聲，不知道有沒有落下淚來。在這樣情況下，聽見了這種語聲，是最讓人動感情的。我說：『你快走吧，我，我不能連累你！』

他拉我坐了起來，柔聲地說：『不要動感情嘛，同志。看你燒得像火炭兒一樣，我沒有病，怎麼也好說。』他思索了一下，說：『我攙你到老鄉家裏先緩緩勁兒，有敵情也好應付。』說着，就攙我往山坡上的一個小莊兒走去。我的頭像着了火似的，放在他的肩膀上，晃晃蕩蕩地走着。

我們剛走到村邊兒，就看見老鄉們亂紛紛地，拉着毛驢的、揹着小孩的、提着包袱的正往溝裏捲。一個白頭髮老太太拉住我們說：『喲，同志呀，你們還不快走，敵人離這兒不遠啦！』

老金詳細問了一下，思索了一會兒，就決定到最險要的摩天嶺上；因為這兒敵人從來沒有上去過。

這當兒，天已經黑了。

我仍舊爬在他的肩膀上。可這樣高高低低的羊腸小路，兩個人怎麼能夠並着

勝兒走呢。走幾步，不是我跌倒，就是他跌倒，再不兩個人一塊兒滾在地上。我要自己走，他又不答應，怕我跌下黑森森的山溝。最後，他把綁腿解下來，拴到我的皮帶上，牽着我。就是這樣地走着呀，我望着他那白背包，聽着他那破水壺磕碰的叮叮的聲音走着。

走了不過十幾里路，我就覺着像是走了幾百里路一樣。我覺着像有一股冰水在我的脊梁溝兒裏開始流着——哦，我知道我的瘡子又襲來了。接着打抖。我站不住。我跌倒了。老金趕忙回身攙我，可我怎麼也掙不起來。我迷迷糊糊地，覺得老金把我抱在懷裏，還聽他喊：『小李！小李！是瘡子來了嗎？』我嗯了一聲。他又說：『那麼，咱就在這兒歇一會兒。』說着，他也坐在地上。

這當兒，『噠噠噠，噠噠噠，……』頭頂的山頭上，突然響起了一梭子機槍聲。回聲在山谷裏嗡嗡響着。

我猛然一驚，稍微清醒了些。老金很敏捷地掏出了駁壳槍，往山頭上望了望；然後，在我耳朵邊輕輕地說：『有敵人。』

就處在這樣的一種關頭呀！

同志們，你們想，我怎麼能讓老金因為我一個病得這樣的人，無代價地犧牲呢？……我緊緊地攀着老金的脖子，對着他的臉，幾乎用了我整個生命的聲音，悄悄地懇求他：

『好老金！好同志！我永遠忘不了你，我的好戰友。我懇求你放開我走吧，我只要你留下一顆手榴彈呵！』

在星光下，我看見老金的臉，從來沒有過這麼嚴肅呀。他幾乎帶着惱怒地說：『胡說！』說着，就站起來，四面望了望，馬上把駁殼槍往腰裏一插，不由分說地就把我揹起來。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一股精神和力量，振動着他的全身，他揹着我昂昂地向回路走。我雖然迷迷糊糊，但我覺得的，在我下面的，是一種多麼堅定和沉着步伐！

在一個山拐腳的地方，不知道是他的脚登空了，還是被一塊石頭絆住了脚，我們猛然跌倒了。我還在他的身上壓着。急得我趕忙滾到一邊，看見他的頭正擰